

● 作者/Andrus “Wes” Chaney ● 譯者/李柏彥 ● 審者/洪琬婷

美陸軍外事軍官制度評析

Foreign Area Officers

取材/2021年11-12月美國軍事評論雙月刊(*Military Review*, November-December/2021)

美陸軍培訓外事軍官成為軍文高層和外國盟邦及夥伴國在溝通和遂行共同作戰時的橋樑。外事軍官站在第一線面對大國競爭，證明對陸軍和美國國防部深具價值，故未來訓練管道的調整應以深思熟慮的態度進行。

2018年8月，我抵達西非象牙海岸擔任駐外國防武官(屬美國資深國防事務官員)。不巧前任武官已在數月前調動，而我所受命的第一項任務是和東道國的軍人重建關係。在剛開始的多場會議中，有一次是會晤象牙海岸國防參謀長，長達一個小時全以法文進行。該次會議順利進行，但參謀長有個請求：他希望美國在象牙海岸再進行一場聯盟聯合兵種交流訓練。他迫切希望官兵能與「世界上最專業、最有經驗且最致命的美軍特戰部隊」一同訓練。¹

會議結束後，我開始與業管的聯戰司令部討論如何實現此項要求。對於外事軍官(Foreign Area Officer, FAO)來說，此種會議經驗早已司空見慣。外事軍官必須處理各種層面的軍事行動和作戰任務，而且瞬息萬變。我過往的經驗限於環境穩定的國家。但過去其他由外事軍官處理類似行動的案例不少，包

括史迪威(Joseph Stillwell)於1937年中日戰爭期間在中國擔任上校武官，以及萊德(Jack Liede)准將於1989年呈報天安門事件發生經過。從史迪威1930年代在中國，乃至2018年我在象牙海岸的這些年，美陸軍外事軍官持續代表國防部長、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陸軍參謀長、國防情報局局長，以及國防安全合作局局長，在世界各駐在國大使館中執勤。

美陸軍參謀長第1號文件〈陸軍多領域轉型：戰備以贏得競爭與衝突〉(*Army Multi-Domain Transformation Ready to Win in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以及第2號文件〈軍事角力中的陸軍〉(*The Army in Military Competition*)將其願景具體化，指導陸軍轉型方向，以適應2040年的聯合作戰環境。² 當陸軍為這些願景作準備，其人力資源指揮部外事軍官部門也必須備便為前線以及150餘個美國





2021年4月30日，美軍舉辦第二屆年度外事軍官論壇。

(Source: US Army/ Robert Sekula)



卡西諾(Louis Cascino)上尉在加彭的安全合作辦公室擔任外事軍官。2016年12月9日，他在默柯古(Mokekou)營區舉辦之為期五週的打擊非法走私課程結業典禮上致辭。(Source: USMC/ Monica Witt)

大使館，扮演陸軍和聯戰部隊的戰略願景推動者。外事軍官站在第一線和美國的盟邦及夥伴國並肩面對大國競爭。每一天，外事軍官都著眼陸軍需求，處理第一線情況並與駐在國建立長遠關係，協助陸軍在聯合作戰環境中克敵致勝。

過去75年以來，外事軍官遴選有一套甄選標準、制度以及訓練管道，讓外事軍官為陸軍提供出色的服務。因此，和盟邦及夥伴國合作擴大地面戰力網之時，不論是藉由機動協訓、獲裝部署以及觀摩輔訓，或是藉

由協同演習或戰力投射方式改革等展現核心能力，外事軍官均訓練完備，致力於協助推動陸軍的願景和任務。³

外事軍官的職涯發展在過去75年間已獲得改善，使陸軍得以培訓出更優秀的戰略層級參謀。在此期間，也曾有一任陸軍參謀長在未能充份瞭解變革所產生之長期正負面效益之下，亦試圖些許改變訓練管道，並提出一些其他次要建議。外事軍官已然在軍事角力和提升盟邦及夥伴國的戰略事務上扮演重要角色。

知名的外事軍官

歷史上，美國曾經因為兩位軍官受益良多，一位是法國外事軍官，另一位是普魯士外事軍官：拉法葉(Marquis de Lafayette)和斯圖本(Baron Friedrich Wilhelm von Steuben)。這兩位軍官代表其國家之軍事和外交團隊，同時以軍人與外交使節角色對美國的大陸軍(Continental Army)提供安全協助。他們白天和美軍官兵執行訓練任務，再和美軍將領共進公務晚餐。他們在異國文化之中講著該國語言，且透過瞭解辭彙、個人經驗以及熟識外國將領的方式執行任務。

在外事軍官職涯中，最令人景仰起而仿效的一位將級軍官便是史迪威上將。史迪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戰時在中國服務，且其受讚譽在面對無論最基層的士兵到最高層的大使，都能游刃有餘地有效推展工作。就像拉法葉和斯圖本，史迪威把自己融入中國軍隊當中，瞭解中國文化、語言、歷史、地理、領導、戰略，以及美國和駐在國在軍事上的細微差異。他執行任務之優異能力以及和國

內高層的有效溝通情形，可說是替後續外事軍官軍職專長(FA48)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礎。

外事軍官的角色、工作職掌和職前訓練

「就像少有人親眼見到獨角獸和森林精靈卻對其津津樂道般，在較不為人所知的次級軍事專業領域裡，外事軍官團當屬其中最令人感到陌生」。⁴ 外事軍官是陸軍「植基於陸軍專業」境外部署的戰略推動者；在經過精心評估、訓練、教育和發展，使之得以在陸軍各單位、聯合軍種、跨部門、跨政府和多國環境中展現領導統御和專業能力；以區域專家的身分提供高層領導人建議；在當今動態戰略環境當中提供陸軍戰備整備的特殊作戰能力：包括跨文化能力、人際溝通和外語能力。⁵ 外事軍官主要在全球各地任職，例如各聯參單位、美國大使館以及國安會；美軍地域型聯戰司令部(Geographic Combatant Commands, GCC)和陸軍各區域司令部(Army Service Component Commands, ASCC)；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國防安全合作局(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和國防風險管控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等國防單位，同時也會至陸軍機關學校和野戰單位歷練。

作為軍事角力和盟邦及夥伴國的戰略推動者

外事軍官主要角色是在境外與盟邦和夥伴國長期合作，同時派駐在全球美國大使館為陸軍提供服務。透過他們在境外服務，執行跨部門和聯參賦予之任務，以及擔任外事聯絡官與盟邦交流

合作，外事軍官協助推展陸軍的作戰行動和各項活動，進而減緩軍事角力或在其中獲得優勢。他們達成上述任務的方式，包括瞭解盟邦及夥伴國的軍事重點方向和能力、瞭解作戰環境、打造軍事交流關係，並且建立這些國家與美國之作戰互通能力。⁶ 外事軍官在夥伴國裡代表國防部長、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和美陸軍參謀長，如此角色提供地域型聯戰司令部和陸軍各區域司令部動能，使他們得以在夥伴國處於危機、災難和需要人道救援之際提供協助。外事軍官亦派赴至區域安全組織工作，例如非洲聯盟、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Powers)、北約、歐盟、西半球安全合作學院(Western Hemisphere Institute for Security)，發揮瞭解相互關係和促成跨部門合作之功能。外事軍官亦協助陸軍透澈瞭解外國軍隊的能力。⁷

軍職專長計畫評選機制

外事軍官是從各陸軍兵科的上尉軍官中遴選，這些軍官必須完成上尉階職涯發展歷練才能取得資格。有意願者可以透過專長轉換獎勵計畫(Voluntary Transfer Incentive Program, VTIP)轉換跑道到外事軍官軍職專長。2016至2020年間，在948位有志轉換跑道的基層軍官中僅錄取390位，平均中選率僅有41%。⁸

在獲選進入該專長計畫之後，這些外事軍官將取得地區專長代碼，共有八個：包括48B(西半球)、48D(南亞)、48E(歐洲/歐亞)、48F(中國大陸)、48G(中東/北非)、48H(東北亞)、48I(東南亞)、48J(撒哈拉以南非洲)。2022年9月，外事



美陸軍派特亞斯(Chris Pateras, 左一)中校於哥倫比亞波哥大擔任外事軍官。2016年8月18日,他在南卡羅來納州的色岱爾軍校向來訪之哥倫比亞軍事學員主任查帕鐵羅(Eduardo Enrique Zapateiro, 右二)准將說明軍校學生的每日起居作息。(Source: U.S. Army National Guard/ Brian Callhoun)

軍官處將整合48F、48H、48I、48D專長代碼成為亞太地區(48P)。這將確保外事軍官更能勝任支援《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地域型聯戰司令部和陸軍的優先工作,同時更深入瞭解大國競爭和俄羅斯與中共態勢。

一旦取得地區專長代碼,新的外事軍官將如同1945年的前

輩,完成程度等同語言和區域訓練計畫(Language and Area Training Program, LATP)的訓練:包括語言訓練、區域內訓練計畫,以及碩士學位,使他們可以勝任專長地區的部署任務。完成該項訓練至少需時二年半到四年,且經常被批評為耗時太久,耗費太多預算。但是,這對陸軍而言仍是值得的投資,

因為完訓的外事軍官得以應對他國的軍事角力,或與盟邦及夥伴國攜手合作。

外事軍官訓練管道

當陸軍前進部署戰略推動者時,必須確信此員高度符合資格且訓練有素。現行之外事軍官訓練管道建立於1945年,如此戰略推動者在訓練方面的衡

量標準已採用長達75年之久。外事軍官的語言程度必須能夠和他們的駐在國溝通。他們的語言程度不僅符合日常生活所需，還必須達到瞭解文化間的細微差異，在國防語文能力測驗(Defen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達到3/3/2的成績。⁹ 部分外事軍官在重要領導人會面的場合中，經常擔任陸軍高層或是美國總統的口筆譯人員。對外事軍官來說，瞭解並能精確翻譯出外語的細微差異相當重要，如此才能成為陸軍將官和夥伴國對口的溝通橋樑。語言

能力是稱職外事軍官的重要核心；然而，就培育一位得心應手的外事軍官來說，流利的語言並非唯一的核心理念。

區域內訓練的這一年是外事軍官訓練管道的重要基石，期程短至三個月，但通常會長達十二個月之久。一旦外語達到流利程度，外事軍官訓員將前往專長地區生活。如此旅居研究有助每位訓員提升並運用語言能力和母語人士溝通，同時讓外事軍官沉浸在該地國內和國際政治環境中，並且熟悉海外美國大使館的各部門人員和工

作流程。

這個二年半到四年的計畫，最終階段是訓員進入民間研究機構完成碩士學位，以一年密集的時間通盤瞭解外事軍官專長地區的歷史、文化、宗教、地理、政治和國防課題。

過去75年來，外事軍官支持辦公室(FAO Proponent Office)亦在外事軍官發展管道上增加兩大核心。這些核心包括聯合外事軍官課程(Joint Foreign Area Officer Course, JFAOC)和中階教育課程(Intermediate Level Education)。中階教育課程已經成為陸軍好幾個世代以來的必修課程，而聯合外事軍官課程則是在2010年左右，由外事軍官支持辦公室列入必修課程，旨在確保外事軍官在專業領域上擁有深厚基礎。聯合外事軍官課程集合各大軍種訓員，介紹外事軍官專業領域，讓訓員和眷屬熟悉外事軍官的工作內容。

在完成五大核心的訓練計畫後，外事軍官將首次奉派境外。這項任務可能範圍包括美國大使館裡的陸軍副武官或安全合作軍官、聯戰司令部或陸軍各



2016年7月6日，美國西點軍校外語系主任艾伯納(Greg Ebner)上校(右二)，在加州蒙特瑞國防語文中心協助戴衛思(Tauhid Davis)技術下士阿拉伯語功課。艾伯納於1996至1997年在此受訓成為外事軍官，之後又回到語文中心的持續教育理事會，執行為期90天的訓練發展任務。(Source: Patrick Bray)



外事軍官完成訓練後，其經驗累積會從戰術進展到作戰和戰略層級，並且有能力提供軍事領導者建言。圖為2014年1月14日，美空軍史狄衛(David Stilwell)准將於蒙特瑞國防語文中心向訓員分享經驗。(Source: DVIDS/ Natela Cutter)

區域司令部的參謀官，或是派赴美國在全球各地的局處或部門服務。

一旦完成訓練，外事軍官將從戰術層級上的連級任務領導、閱讀學習和奉行美陸軍準則，進展到野戰和戰略層級的閱讀和經驗學習，並提供陸軍領導人建議。接下來20年，從資深上尉晉升到將級軍官職涯的外事軍官，持續根據美陸軍手冊第600-3號《軍官專業發展和職涯管理》(Offic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Career Management)所列內容，提升其

外事專業。¹⁰

在他們的職涯中，外事軍官會提供文職和軍職領導人建言，讓各地域型聯戰司令順利推動單位作戰任務，並且協助陸軍各區域司令部戰備整備作為。為能協助陸軍參謀長在競爭態勢中取勝，外事軍官必須確保安全夥伴持續支持美國，日夜與盟邦及夥伴國攜手合作，透過達成共識和相互理解建立存在優勢，支撐美國利益，以及分享聯合作戰環境的情報和知識。¹¹

75年的制度變革

美國首次在1899年指派外事軍官，當時美國派遣武官長駐於英國、法國、瑞士和俄羅斯。¹² 往後57年，美國於其他67個國家增設武官相關職缺，在71個國家中共有166個職缺，其中68個為陸軍、45個為海軍、53個為空軍職缺。¹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陸軍在諸多戰略要地派遣武官。這些軍官定期向位於華府的戰爭部總參謀署(War Department General Staff, WDGS)軍事情報處(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MID)回報。¹⁴ 在戰爭前，相較於目前五大核心的外事軍官訓練管道，早期的駐外軍官缺乏正式訓練，且「許多軍官將駐外視為職涯的盡頭」。¹⁵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陸軍於1945年建立語言和區域訓練計畫「發展軍官潛能成為高級參謀，使之具備語言知識和堅實的情報評估能力，並且提供指揮工作的決定性建議」。¹⁶ 語言和區域訓練計畫隨後於1953年更名為外事專家計畫(Foreign Area Specialist, FAST)，但其管理方式和語言和區域訓練計畫

如出一轍，直到1972年始有改變。

「1972年3月10日，美陸軍部認知到安全合作的重要性，批准整併軍事協助軍官計畫(Military Assistance Office Program)和外事專家計畫成為外事軍官管理制度(Foreign Area Officer Management System, FOAMS)。同年底，外事軍官管理制度在此整併計畫下預計選拔出900位人員」。¹⁷ 1972年6月19日，魏斯摩蘭(W. C. Westmoreland)上將指出，「因此兩大計畫基本上高度相似，故將兩者合併。兩者都把重心放在培育優質軍官，使之在全球指揮、參謀、顧問和武官職位上提供服務，發揮他們的專業、流利的語言、社會經濟和政治見解，以及可靠專業的軍事背景」。¹⁸ 相較於1972年新的外事軍官管理制度選拔出900位軍官，今日則有1,174位陸軍外事軍官。¹⁹

從1972到2012年，美國國防部、陸軍部本部外事軍官支持辦公室、陸軍部人軍處，以及人力資源指揮部作出四項重大變革，讓外事軍官更能勝任美陸軍戰略推動者的角色。首先，陸

軍人軍處於1997年讓外事軍官處成為單軌職涯領域，結束先前雙軌職涯規劃，以及軍官在原單位和外事軍官任務間來回支援的情況。這提升了外事軍官人力整備程度，藉由解除外事軍官和原單位軍官的競爭關係來提高升遷率，且讓外事軍官處擁有人事權，由此建立一個可以從事多元外事軍官任務和完善專業技能的軍官人才庫。

接著於2007年，美國國防部在多數的美國大使館建立資深國防官員或武官的職位。這項改變在大使館裡頭建立了一條明確的指揮鏈，扭轉武官辦公室和安全合作辦公室有時彼此競爭的窘境。這項改變趨使陸軍部於2012年做出第三項改變，亦即於美陸軍手冊第600-3號《軍官專業發展和職涯管理》中，進一步律定外事職涯發展的時間表。這個時間表打造外事軍官的必備條件，使之得以勝任武官、安全合作官員及參謀軍官等各項職位，最終成為訓練有素同時經驗十足的陸軍上校外事軍官。這個新的指導降低軍官將整個職涯耗費在單一任務區域的可能性，避

免他們成為見識狹隘的外事軍官，而無法因應聯合作戰環境下各種面向的工作任務。

人力資源指揮部則於2011年做出最後一項變革，大幅改變新任外事軍官的挑選方式。在外事軍官管理制度之下，軍官過去多少是在隨機挑選的情況下赴任海外事務，其後數十年(從1985到2011年)，他們則是由一個外事人評會挑選。這兩種方式都未能適當篩選候選人，造成少校和中校層級的外事軍官人才管理失當，也導致人才不足的問題。在外事軍官從原屬部門轉換到外事軍職專長的篩選工作上，美陸軍於2011年不用外事人評會的傳統方式，轉採透過專長轉換獎勵計畫。此計畫使外事軍官軍職專長能更明智選出候選人，「因為專長轉換獎勵計畫更能將特殊專長列入考量，而非僅憑藉軍官過往表現的考績檔案……如此申請程序使軍官可以透過宣傳自己的方式，爭取他們心儀的外事專長或部門單位」。²⁰ 這亦使外事軍官處得以招募更優質的軍官、穩定維持最高的升遷率，以拔擢他們到少校層級。²¹



2008至2010年美軍戰事如火如荼進行時，凱西上將曾檢討外事軍官訓練期程，以派遣更多外事軍官前往境外作戰。(Source: US Army/Myles Cullen)

對戰爭的貢獻：對外事軍官瞭解的戰略落差

在陸軍，外事軍官和步兵軍官不能劃上等號。但他們各自以作法迥異但同等重要的方式為陸軍服務，他們各自有無法取代的專業，特別是在中校或更高層級更是如此。在伊

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期間，凱西(George W. Casey)上將曾質疑外事軍官軍職專長對戰事產生多少貢獻。

從2008到2010年，凱西「感到挫折，認為當陸軍執行作戰如火如荼之際，外事軍官卻花費數年訓練，卻對戰事毫無貢

獻」。²² 同時，從2003到2008年，成為陸軍外事軍官的資格條件變更嚴格，但外事軍官派赴全球的任務之原制度未改變，在如此骨牌效應帶動下，造成可供運用的外事軍官人數不足。²³ 在當時外事人評會的篩選程序下，愈來愈少外事軍官

能晉升到少校階，而使情況愈趨惡化。這個骨牌效應導致陸軍日益無法滿足聯合外事軍官部署的人員需求，在驚動陸軍領導層級之際，亦使得外事軍官的初始訓練成為焦點，因為他們受訓和旅居海外的期間全程平均長達40個月。²⁴ 這導致凱西開始檢討外事軍官訓練管道，並要求外事軍官支持辦公室設法減少訓練時間。

如此檢討作為間接促成了聯合武官學校線上訓練，並探討減少訓員就讀民間研究所時間的可能性。這個舉動亦衍生出「所有軍官都必須具備境外作戰經驗之概念」，而以陸軍在兩場戰事的需求來看，這不難理解，然而，這也導致外事軍官從其專長區域抽離，將之放在不熟悉或未曾受訓的地區。雖然外事軍官支援戰爭效果有其重要性，然而企圖減少訓練管道或要求所有軍官擁有境外作戰經驗，只會顯示出對外事軍官的任務和戰略性運用缺乏瞭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史迪威亦不會從中國被抽調到德國服務；相反的，戰略領導人瞭解他的專業、關係和文化知識，

使史迪威在其所受訓的專長地區成為發揮最大作用的「戰略武器」。

受到陸軍參謀長層級矚目的結果，使得外事軍官受訓時間能否調整的問題浮上檯面。自從凱西對外事軍官受訓管道的時間長度提出質疑，外事軍官相關單位為了回應陸軍將級軍官的關切問題，已經針對五層訓練管道稍作調整。最主要在於，這個部門單位縮短外事軍官念研究所的時間，從18到24個月調整為12個月。整體來說，過去75年來的這項變革，外事軍官處的訓練管道已經逐漸演進，將外事軍官打造成不可或缺的資源，扮演陸軍戰略的關鍵，且擁有十足能力執行陸軍參謀長1號和2號文件的內容。

結論

培育一位專業的上校外事軍官，須耗費十年以上。「我們把獲得外事軍官的過程視為籌購重要武器裝備系統的過程。這將花費數年，且外事軍官閱歷更豐富時，才能感受到其真正的影響力」。²⁵ 外事軍官是軍人，但訓練和經驗讓他們形同

可部署和管理的「戰略武器」。未來任何外事軍官訓練管道的改變，都應該成為外事軍官持續變革的一環，「在符合陸軍和整體外事軍官專業領域最大利益的前提下，以支持為動力，妥善予以精心規劃、分析和執行」。²⁶ 諸如縮減五大核心訓練計畫，或是整併或創建新的專長地區，種種改變將會在數十年後持續發揮影響，甚至比近期的戰略改變更為深遠。這個已經存在75年的訓練管道已經證明對陸軍和整個國防部具有價值。未來對此管道進行調整都必須以深思熟慮的態度進行。希望建立速成、半調子或「兼任」的外事軍官，只會產生品質不及格的外事軍官，提供偏頗的戰略建議給資深領導人。

這個訓練管道仍須進行一項小改變，那便是強制要求所有外事軍官參與第二階段聯戰專業軍事教育(Joint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Phase II, JPME II)。目前有59%的外事軍官的單位駐地是聯合單位，且有人可能認為多數外事軍官是3L等級的聯戰行動合格軍官(Joint



培養一位專業的上校外事軍官，需時約十年之久。2017年1月24日，時任國防語文中心主任的戴波特(Phil Deppert)上校，在兩年一次的聯合外事軍官會議中致辭。(Source: US Army/Patrick Bray)

Qualified Officers)。然而，直到2020年，只有26%的陸軍外事軍官是3A等級的聯戰任務合格軍官。目前只有12%的人員曾參與第二階段聯戰專業軍事教育，其中多數是在各大軍事戰爭學院就讀。²⁷ 參與如聯合聯盟作戰學院的第二階段聯合專業軍事教育課程，將在指派聯戰任務給陸軍外事軍官之前，讓他們獲得相當缺乏的聯合計畫經驗。其他有益外事軍官的課

註釋

1. Doumbia Lassina (Lieutenant General, Chief of Defense of Côte d'Ivoire), interview by author, 12 August 2018.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U.S. senior defense official/defense attaché.
2. James McConville, *Army Multi-Domain Transformation Ready to Win in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Chief of Staff Paper #1* (Arlington, VA: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6 March 2021), accessed 17 June 2021, <https://api.army.mil/e2/c/downloads/2021/03/23/eeac3d01/20210319-csa-paper-1-signed-print-version.pdf>; James McConville, *The Army in Military Competition: Chief of Staff Paper #2* (Arlington, VA: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 March 2021), accessed 17 June 2021, <https://api.army.mil/e2/cl/downloads/2021/03/29/bf6c30e6/csa-paper-2-the-army-in-military-competiton.pdf>.
3. McConville, *The Army in Military Competition*.
4. Brad Nicholson, "War Books—The F Stands for Foreign: Understanding the US Military's Foreign Area Officers," Modern War Institute at West Point, 3 December 2018, accessed 14 June 2021, <https://mwi.usma.edu/war-books-f-stands-foreign-understanding-us-militarys-foreign-area-officers/>.
5. Department of the Army (DA) Pamphlet (DA Pam) 600-3, *Commissioned Offic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Career Managemen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GPO], 2014 [obsolete]), 276.
6. McConville, *The Army in Military Competition*.
7. Ibid.
8. Andrus Chaney, *Foreign Area Officer* (Fort Knox, K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2020).
9. "ILR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Skill Level Descriptions for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n.d., accessed 21 June 2021, <https://www.govtilr.org/Skills/AdoptedILRTranslationGuidelines.htm>. 國防語文能力測驗衡量聽力、閱讀和口說能力，以0(不流利)到5(目標語言達母語人士程度)進行評分。3/3/2等級代表聽力和閱讀達到專業級流利程度，口說上達到工作級流利程度。
10. DA Pam 600-3, *Offic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Career Management* (Washington, DC: U.S. GPO, April 2019), chap. 4; Donna Bush, "Foreign Area Officer (FAO) Functional Area (FA48)," Smartbook DA PAM 600-3, last modified 23 April 2021, accessed 21 June 2021, <https://www.milsuite.mil/book/docs/DOC-378777>.
11. McConville, *The Army in Military Competition*.
12. "A Short History of Foreign Area Officers FAOS," Foreign

程包括陸軍戰爭學院的國防計畫人員和國防戰略線上課程(Defense Planners and Defense Strategy Courses)。如果外事軍官在他們歷任少校到上校期間所參與之三項課程，將使他們更能在作戰行動計畫團隊，同時在其他參謀功能性事務方面，融入相關聯合單位，並與其他陸軍參謀軍官合作。²⁸

外事軍官主要在陸軍上校到將級軍官層級為人所知或受專業認可，並非士兵到少校層級。對於陸軍資深領導人如何看待外事軍官層面上，軍階扮演著重要角色；陸軍少校外事軍官經常為二到四星將領、大使、副部長或助理部長、駐在國的

最高階軍官進行簡報。這些少校外事軍官會逐步晉升為上校和將領，經過20年陸軍軍官中獨有的訓練和區域及跨單位經驗後達到巔峰，使其成為陸軍不可或缺的資產，也是軍事參謀長軍事角力和盟邦及夥伴國戰略的戰略推動者。

作者簡介

Andrus “Wes” Chaney是肯塔基州諾克斯基地的美陸軍人力資源指揮部外事軍官處主管。他擁有北卡羅來納大學政治學學士學位，以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公共政策碩士學位，具備豐富境外作戰和擔任外事軍官之經驗。

Reprinted from *Military Review* with permission.

- Area Officer Association (FAOA), 17 October 1995, accessed 14 June 2021, http://www.faoa.org/FAOA_A_Short-History-of-FAOS.
13. Ibid.
 14. “The Role of US Army Military attachés between the World War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7 June 2008, accessed 14 June 2021, <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csi-publications/csi-studies/studies/95unclass/Koch.html> (site discontinued).
 15. Ibid.
 16. FAOA, “A Short History of Foreign Area Officers FAOs.”
 17. Ibid.
 18. W.C. Westmoreland, “Amalgamation of the Military Assistance Officer and Foreign Area Specialty Program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9 July 2003, accessed 14 June 2021,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P80R01731R001900050018-2-pdf> (site discontinued).
 19. Chaney, *Foreign Area Officer*.
 20. DesiRee Pavlick, “Voluntarily Transfer Incentive Program Now Accepting Applications for Branch Transfer,” Army.mil, 29 August 2011, accessed 14 June 2021, https://www.army.mil/article/64386/voluntarily_transfer_incentive_program_now_accepting_applications_for_branch_transfer.
 21. Chaney, *Foreign Area Officer*.
 22. Nicholas J. Lovelace, “FAO Single-Dual Track Question,” email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29 August 2020.
 23. Timothy D. Mitchell Jr., *The Army FAO Training Program: Time to Break More Glass*, Strategy Research Project (Carlisle, PA: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2013), accessed 14 June 2021, <https://apps.dtic.mil/sti/pdfs/ADA589872.pdf>.
 24. Ibid.
 25. Mark Volk, “FAO Single-Dual Track Question,” email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12 November 2020.
 26. Daniel Bolton, *G3/5 Sends – Message to FAOs*, 1 July 2020.
 27. Chaney, *Foreign Area Officer*.
 28. Luke Donohue, Jason Nicholson, and Mathew Kopp, “FAO 2025 and Beyond a Strategic Vision for the U.S. Army Foreign Area Officer Program,” *Foreign Area Officer Associ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XX, no. 2 (Fall 2017): 8-12, accessed 14 June 2021, http://www.faoa.org/resources/Documents/FAO%20Journal_Fall%202017%20final.pdf.